

空軍通信學校正科班十二期同學 春節團拜聚餐盛況

· 吳鍾珍 ·

今年（民國一〇四年）三月初，空軍通信學校正科班十二期同學在臺北蓮田飯店舉行春節團拜聚餐，因為本期同學會會長汪雲裳兄，宣稱本期同學年齡均已日漸衰老，最年輕的已逾八十五歲，且多行動不便，今年可能是最後一次春節團拜聚餐了。

所以遠在臺南、臺中、新竹的同學都攜眷趕來參加最後這次盛會，連僑居南美巴西的孫廣鈞兄嫂，獲知後亦較他原定返臺時間提前抵達參加，在蓮田飯店二樓席開六桌，大家舉杯互相敬酒，暢談當年往事，非常歡欣愉快。但看到這些老人多已老態龍鍾、行動遲緩，真讓人不勝唏噓。

憶民國三十六年空軍通校同班同學在東港大鵬入伍時之盛況

回想起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年十月十八日，筆者這一批考取「空軍通信學校正科班」的同學二十八人，年齡都是在十七歲到二十五歲之間，連同考取「空軍通校初級班

」的學生十餘人，由空軍派了一架C-46運輸機，把我們送到臺灣臺南，然後換乘火車，到東港大鵬之「空軍入伍生總隊」報到，經過六個月的「入伍訓練」洗禮後，轉赴岡山去接受為期兩年的通信電子專業訓練。

「東港大鵬」是二次大戰時期，日本海軍航空隊之重要基地，瀕臨大鵬灣，且有水上機場。空軍入伍生總隊僅佔用靠水上機場之一區，其中尚有未遭炸毀之兩層樓房四棟，棚廠數座，及一所運動場。

總隊部就設於緊臨運動場之第一棟大樓中，其前方則是運動場內之升旗台（司令台）。不過自從抗戰勝利接收後，三年來因從未有人過問，到處蔓生的芒草已比人還高。然而大鵬灣之景色非常優美，平靜蔚藍的海水，一望無際，機場跑道上還留置三架日軍戰機，水上飛機從海水中滑行上岸之斜坡滑行道旁，則留一座高大之起重機。從大鵬到東港的公路更是被美軍機轟炸得坑坑洞洞，迄我們到達時尚未開始修復。

那時空軍入伍生總隊，僅有總隊長勞聲寰上校帶來規劃建設總隊新址之重要幹部三十餘員，其餘大批官兵學生，都還留在四川，待動身來臺。我們這四十多人是抵達東港的第一批學生，總隊部臨時指派暫七隊隊長張心明少校，率區隊長周志輝上尉，教育班長曹建中中尉、蔡興琅中尉、



空軍通信學校正科班12期同學在蓮田飯店舉行春節團拜聚餐之團體照。



民三十九年蔣中正總統巡視空軍東港幼校校區
(空軍司令部提供)。

張湘英少尉來帶領我們。讓我們住在第二棟樓房的二樓。每四人一間，睡在鋪稻草的水泥地上，每人發給一個像棺材一樣的矩形日本軍用蚊帳。最初因缺水，廁所不能使用，我們都要跑到海邊去上大自然廁所。

第一天到大鵬時因尚未成立伙食團開伙，隊長區隊長只好帶我們到東港街市中之「別有天大酒家」去吃晚飯。別有天二樓每一房間中有一張大圓桌，可坐十人左右，我們自行分組

入坐，點了很好的菜餚；當年趣事一則，即是從三樓跑下來的酒女多人向我們引誘，但最後當然她們只好失望而去，事隔多年、但記憶深刻。

到東港後的首要任務不是出操訓練，而是剷草修路。每天清晨六時起床後先到樓頂做早操（日式鋼筋水泥樓房之樓頂平台面積很大，我們還可以列隊在上面繞圈子跑步），早餐後就分組勞動服務。經常要派一組人攜帶鐵鏟及十字鎬去修公路，但大部分要留在基地內剷草，無休無止地勞苦。班長們則站在二樓陽台上嚴加監視，不准有人偷懶摸魚，學生們無不感到十分疲勞痛苦。

有一天我們要剷除運動場上很大一片比人還高之蘆葦般長草，鐵鏟根本剷不動，大家都愁眉苦臉，難以解決；這時筆者看到並無區隊長在旁監視，就提議如能點火將這些長草燒掉，豈不可以節省大量人力？於是立刻就有多人附議，抽煙的同學取出火柴點火，不久就火勢興旺驚人！這時隊長、區隊長、和班長們都跑出來，大聲疾呼督促我們滅火，主要是派我們圍繞運動場拿鐵鏟剷掉邊緣之餘草，以隔離火場，其餘的人亦取臉盆端水協助滅火。忙了大半天，總算把火滅掉，長草也所剩不多了。事後雖有

班長問過是誰的主意，但卻無人指証筆者是罪魁禍首，長官亦未認真追究，筆者想也可能是因為燒掉大片長草後，亦為他們減少很大麻煩之故吧！不過，晚點名時隊長還是諄諄告誡我們：「軍營中嚴禁玩火，因為極可能失去控制，而造成營房焚毀人員傷亡之重大災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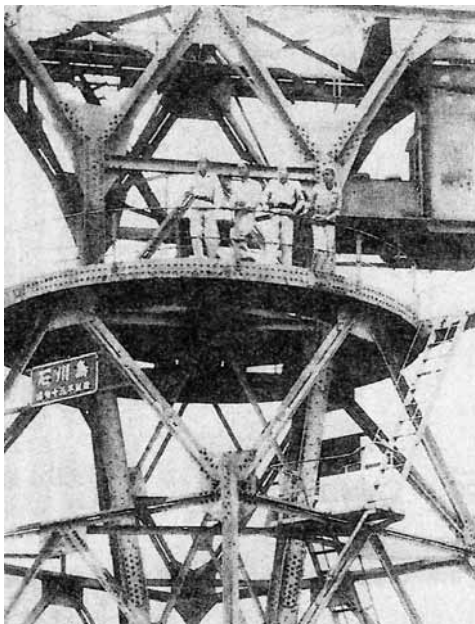
隊長張心明少校，陸軍中央軍校十四期畢業，頗有才華，擅歌唱彈六弦琴。每天晚點名時都給我們講解一



東港入伍生總隊舉辦拔河比賽（朱震提供）。

些軍中相關知識，和教我們唱歌，包括軍歌及抗戰歌曲。區隊長、班長、和我們對張隊長都十分欽敬。

在同學們之中，我們都欽羨王灝，這位同學大概是北平之富家子弟，不但會彈鋼琴，而且是無線電業餘協會之會員，會裝修無線電收音機。我們每星期天都會到東港之「大舞台」電影院去看電影，最初幾次，在電影放映前都會聽到擴音器中播報：「下面是王灝的鋼琴獨奏！」，接著就聽到一連串美妙動人的鋼琴聲。王灝兄性格開朗，樂於助人，尤擅照相，還會沖洗照片，筆者就跟他學會了照相的這兩種技巧，獲益良多。但筆者最要好的同學還是高保恆兄，每到假日外出，遊樂、照相都在一齊。還常



當年四位同學爬上東港大鵬灣那座高大之起重機遠眺。

常一同在夜間偷偷爬起來，利用行李間沖洗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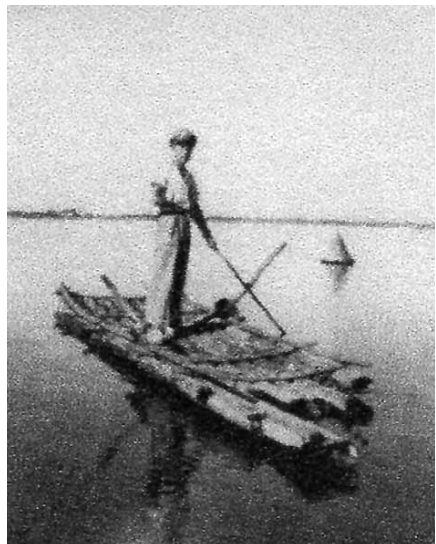
後因西安、武漢、廣州等各地考取的學生陸續前來報到，十一月中旬入伍生總隊留在四川的大批官兵學生亦已啓程來臺，我們所住的樓房就按既定規劃，用作辦公室區，學生宿舍全部遷往運動場對面之大棚廠區。我們首先到達東港的一百餘人被編入第四中隊，隊長楊中凱少校，中央軍校十四期畢業。這時我們劇草的任務已大致完成，每天都到運動場去早點名、升旗、早操、及接受各種基本訓練。十二月底，空軍幼校亦遷來東港，學生有第四、第五、第六等三期，身穿白短袖上衣，藍短褲，朝氣蓬勃，精神煥發。

空軍幼校與入伍生總隊合併而成爲「空軍預備學校」後，入伍生總隊總隊長勞聲寰上校即調往南京，就任空軍第二警衛旅旅長，後又調往廈門、金門，升任陸軍第四十五師少將師長，駐防金門島東半區，實爲對古寧頭大捷著有貢獻之關鍵人物。

每逢周末假日，筆者也和高

保恆、史雲翰、王境泰等幾位好友結伴外出，遠則到臺南、高雄，近則到東港街上看電影、吃美食。如不外出，當然就會到大鵬灣海邊欣賞海濱美景。有一次，筆者和高保恆、史雲翰、王境泰一齊爬上那一座高大之起重機遠眺，看到蔚藍海水，一望無際，令人心曠神怡。另一次筆者看到海邊有一艘無人管理的竹筏，於是就划到離岸邊不遠之處，託友人代爲照相留念，亦感頗有紀念價值。

三十八年元月，入伍生總隊留在四川的同學都已到齊，於是我們就在二月四日正式開訓。正式開訓後日子就不那麼輕鬆了，除一般之學科、術科外，最令筆者感到吃力的就是軍事體操中之單槓、雙槓。按規定單槓之「蝦行上」上不去就不能結業。八月



當年筆者在大鵬灣中之一艘竹筏上留影。

四日正式結訓，然後就被送到岡山空軍通信學校接受通信電子專業技術訓練去了。

展 空軍菁英分道揚鑣 各有長足發展

在東港結訓時因有五十五位同學轉學飛行，與幼校第四期畢業生合併而成爲空官校第三十期之飛行生，所以我們正科班十二期同學到岡山空軍通校報到時只剩一百六十六人，被分爲三班上課。第一、二班學無線電機務，第三班學通信（即收發電報等相關業務）。

在岡山這兩年我們真正學到了當時最新穎的通信導航電子科技，而且一般都認爲比公私立專科學校要充實得多。因爲我們通校這兩年不放寒、暑假，分八個學期上課，每學期三個



美國通用電子公司經理耿文藻先生。



美國通用電子公司廠長宋友林先生。

月。前四學期學習一般大學的普通物理、微積分、電工學、機械原理等基本課程；後四學期則學習各種空用、陸用無線電機之基本原理、電路分析及操作實習。四十年八月四日正式畢業者共一百四十五人，除留校任教、或繼續讀雷達班及留任區隊長者外，其餘百餘人就被分發到空軍各相關單位任職發展去了。

現在來看一看當年薈萃東港大鵬的這一群空軍菁英之發展概況吧：首先檢視空軍通信學校畢業的這些人，因爲在學校中學習的理論與技術都相當踏實，所以分發到不同服務單位工作時，都相當受歡迎及重視。剛好民國五十年左右美國通用電子、RCA等公司來臺灣設廠生產電子組件回銷美（因臺灣人力遠較美國低廉之故），須招聘大量電子工程人才。於是就有一大批我們這一期的通校畢業生，

退役後轉任這些公司的經理（如耿文藻同學）、廠長（如宋友林同學）等重要職務，對國家電子工業之發展，有不可抹滅之貢獻！

留在空軍之內者也都有長足發展，有多人投效知名的黑蝙蝠中隊，分別擔任空、地勤重要任務，爲國家民族之生存，提供了最深遠的貢獻。有二十多人投效中山科學研究院，對核能發展、飛彈研製、光電導引裝置研發、及儀器精密校驗等，分別有其深受重視的績效。另外，王桂林、侯光軍、及筆者三人，最後曾分別擔任空軍總部通信處處長、空軍通信學校校長、國防部計劃參謀次長室第五處處長，故得能晉升空軍少將。

今昔對比 不勝感慨

我們空軍通信學校正科班十二期同學在臺北蓮田飯店舉行春節團拜聚餐時，雖然大都非常歡欣愉快，但看到這些老人多是老態龍鍾，行動遲緩，總不免讓人不勝唏噓。再者，海內、外現尚健在之同學僅剩八十三人，與當年東港大鵬入伍時的兩百二十一員、或岡山空軍通信學校就學時朝氣蓬勃的一百四十五位青年才俊相對比，真讓人不勝感慨！